长平之战的战略评析

吴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秦赵两大军事强国倾其国力所进行的一次战略大决战。在战争后期, 由于赵军在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 最终导致了全线溃败。事实上, 在两军实力相当的前提下, 单一战略层次的失误并不容易造成重大损失, 所谓的灭顶之灾, 往往是由于几个层次上战略的失衡所导致的。

[关键词]长平之战; 战略; 军事灾难;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3.04.020

[中图分类号] K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3)04-071-04

在国际体系中, 战争是国家间暴力冲突的一种合法状态, 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利益。战争与战略密不可分, 战略的引入使得战争变得理性而有序, 如何推进政策, 达到目的并趋利避害的思考过程, 实际上就是战略思维的一种体现。总体而言, 战略为战争提供了一个立体的分析架构, 其中包含了国家战略、战区战略、技术、战术等诸多层面, 战略研究是对战争进行理性衡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军事研究的重心所在。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在战略研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但运用战略分析架构来解释中国古代战争, 其成果尚属有限。

秦赵两大军事强国间展开的长平之战, 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 同时也是两国倾其国力所进行的一次战略大决战, 战争以秦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而赵军的失败, 将整个国家推向了灭亡的边缘。作者认为, 赵国的军事灾难是由一系列的失误所造成的, 这些失误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战略文化根源。

秦国与赵国有长久的战和关系, 从公元前 403 年三家分晋开始, 到公元前 262 年秦赵长平之战之前, 双方见于史册的战争记载就达 14 次之多。秦国统治的重心原在陕北高原一带, 后来通过讨伐戎狄逐渐控制了富饶的关中地区, 尤其在秦穆公剿灭西戎之后, 秦国统治的地域, 已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致更远的地区, 可以说, 秦国本身就是靠战争扩张起家的。在西部地区基本并入秦国版图之后, 秦国要成就王霸之业, 就必然要向东方扩展, 这时秦赵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在秦有东进之心而被实力很强的赵国所阻碍, 由此产生了两国长时期的战和关系。对于赵国来讲, 其所面临的形势与秦国的大不相同,

赵国统治的中心位于今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以东, 处于列国及各少数部族之中心的位置。与之相邻的国家及少数民族, 有秦、齐、燕、韩、魏、卫及中山、林胡、楼烦、东胡等, 因此赵国也是当时邻国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这种地缘劣势为赵国的崛起造成了很大阻碍, 因为无论向哪个方向扩张, 都有可能打破六国之间实力的平衡, 从而引发其他国家的联合干涉, 这样对诸侯国直接的武力进攻就可能得不偿失。因此在赵国灭亡中山之后, 主要扩张方向一直集中在游牧民族活跃的北方地区, 同时与其他诸侯国之间保持着一种时战时和、若即若离的相持关系, 总体而言, 在公元前 296 年中山灭亡之后, 赵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军事战略主要还是防御性质的。

战争实际上也是综合国力的比拼, 当是时, 列国具有统一实力者, 一个是经过两次商鞅变法日益强盛的秦, 另一个便是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盛极一时的赵。秦地处于关中地区, “西有巴、蜀、汉中之利, 北有胡貉、代马之用, 南有巫山, 黔中之限, 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 民殷富……沃野千里, 蓄积饶多”^[1]。农耕条件十分优越。秦穆公“开地千里”, 益国十二”, 在西部地区建立了统一而稳固的政权, 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穆公时代, 秦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东方诸国, 仅以粮食产量而论, 秦国本国生产的粮食, 不仅可满足其迅速增长的人口食用, 而且还有一部分用来酿酒^[2]。特别是在商鞅变法后, 秦国的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乡邑大治”“兵戈大强, 诸侯畏惧”。赵国地处华北平原一带, “地薄人众”, 虽疆域广阔而耕地有限, 农业资源不如秦、齐、魏等国。加之赵国地处兵家必争之地, 战乱频发, 因此农业经济在六国中是比较落后的, 无力支持大规模的长期战争。

[投稿日期] 2013-09-05

[作者简介] 吴昊(1984-), 女, 河北邯郸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世界近现代史。

赵武灵王在位时,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把赵国推向战国七雄的行列,但赵国的改革主要侧重于军事层面,并未触及原有的经济制度。对比两国军事实力,据《战国策·楚策一》所载,秦军有“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民风凶悍尚武,秦马优良,秦车迅猛,被称为“虎狼之师”,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可以说是一个开动马力的军事机器。赵国有“带甲之士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由于长期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赵国的骑兵十分骁勇,经验丰富且有较高军事素养。《战国策·赵策》载:“(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此外,武灵王二十年,还曾命“代相赵固主胡”,招募胡人军队。尤其在北方林胡、楼烦二族归顺赵国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赵国骑兵力量更是大大增强,骑兵在赵军中所占比例已达到8%,而其他各国一般不过1%,秦国拥兵百万,只有骑万匹,远逊于赵国^[3]。《六韬·均兵》言:“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骑兵活动能力强,扩张速度快,在战术运用上,可以采用密集或轮番进攻的伎俩冲击敌方的步兵方阵,还可以采取横冲的办法,从侧翼薄弱之处寻找突破口,从这点上看,骑兵的广泛应用可以极大提升军队战斗力。在战国没有马镫的时代,赵国骑兵主要还是以轻装弓弩兵为主,突击能力不强,所用战马多是北方矮种马,耐力长且速度快。综上可知,长平之战前,秦赵两国的军事实力大体相当,综合国力赵国弱于秦国。

二

长平之战的直接导火索是赵国接手了韩国上党这块烫手的山芋,当时秦军伐韩,韩国上下大为恐慌,议献上党以息秦兵,郡守冯亭不愿入秦,遂派使者向赵请降。《史记·赵世家》载:孝成王四年(前262年)“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是否接收上党,对赵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上党地势高拔,向为邯郸西方天然屏障,如拒绝冯亭所请,秦军在占领上党之后,也定然会以此为跳板攻赵,甚至可能形成由北、南、西三面夹击邯郸的态势。秦国对赵国覬覦已久,此次攻韩,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赵国倘若出兵,也必然会给秦国一个绝佳的战争口实,进而引火烧身;因此不管是否同意韩国方面的请降,秦赵两国的交锋,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从赵王派廉颇带领数十万赵军驰援上党来看,作为东方的军事大国,赵国对抗拒秦国还是有一定

信心的,因此做出了一种积极的战略防御姿态,不愿将制动权拱手让人,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被逼无奈的成分。由于是仓促应战,赵国的军事目标和手段非常有限,此次大军出战,也只是临机应对的举措,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周密战略部署。从地理上讲,上党地区位于太行山脉与太岳山脉的交界,地高势险,易守难攻,的确是防御邯郸城的一个极好屏障。但对赵国所处位置而言,出兵上党地区还是难免有孤军深入之嫌。上党位于韩、赵、魏三国交界,与赵国本土间有太行山横亘其中,交通不便,在韩国几亡、魏国自危的情形之下,军粮的运输和援军的调配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对于秦国而言,虽然上党与咸阳相距较远,其间也群山阻隔,但由于在战事爆发之前,魏国河东部分地区,韩国的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县西)、南阳、野王等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等地业已被秦国所占,秦国实际对上党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的态势,故其拥有的地缘条件要比赵国优越的多。

在两军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地理上的劣势决定了赵军在上党与秦军对抗时应该以防御战为主。与此同时,摆在赵军面前的一个可怕的事实是,上党地区地势颇高,群山环绕,根本不适合骑兵大规模突击作战。赵国骑兵可以在华北的平原上横行无忌,充分发挥快速机动的能力,但在山坡谷地却是难以施展,也很难在步兵攻击时为其提供远程的火力支援。山东六国的步兵以魏国的重装步兵和齐国的“技击之士”最为著名,赵国的步兵与之相比并不算十分强大,如果想要打破秦军的轻重步兵混合编队列阵,则必须在站稳阵脚的前提下,发挥赵军远程攻击的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据险而守,通过阻击战消耗敌人,伺机而动的战术选择无疑是上上之策。历史事实是,赵军在西长垒一线防御被突破之后,退守丹河,以河流为屏障,“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4]。

在初期的对战中,赵国主将廉颇充分利用其所占据的有利地势,固守阵脚,他以丹水为天然屏障,巩固一个坚强的正面阵地,只要秦军渡河,便半渡而击之。同时,赵军主力所处的地域,又是长平地区少见的平原地形,极利于精锐的赵国骑兵发挥优势。除此之外,赵军还在丹水防线之后修筑了一条百里石长城防线,用以加大纵深,提高防御韧性。这样一连坚持数载,实力强而急于大战的秦将王龁对此一筹莫展,无论如何始终不能跨越丹河一步,两军对峙局面由此形成。

三

赵军最终选择出战,一是因为新任的将领赵括

缺乏实战经验，二是由于国力消耗，难以为继。两军百万大军对峙已近三年，巨大的军事消耗导致秦国内“粮食空”“士民倦”，而赵国也“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在双方都谋求速战以求摆脱困境的过程中，赵国的仓促出战终于给秦国带来了可乘之机。

赵括出兵击秦，“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5]。虽然后方经济遭遇了困难，但赵括率军尽出的做法还是令人感到十分意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军事史》中，对赵括的行动进行了这样描述：“赵括不查虚实，率大军穷追，直抵秦垒，被阻于坚壁之下。”^[6]秦垒位于丹河以西，大体依山而列，构成一个近似半圆形的防御体系，河西崎岖的地形和河岸较低地势并不是对赵军战术特点有利的因素，由于地形的限制，赵国的骑兵不可能凭借简单的进攻击溃敌军，而相比之下，秦军强有力的弓箭箭阵却很容易对赵国步兵集群形成压制态势。面对赵军的大规模进攻，先头担任诱敌任务的秦军沿丹水向西北方败退而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秦军的“溃兵”并未撤向其位于西南方的光粮城大营，而是有组织地直奔两山间的河谷而去，这本身就是件非常值得怀疑事情，同时，在狭隘的河谷之中，兵力无法展开，也很难对侧翼和后方进行有效的防御，一旦退路被截，在援军无法到达的情况下，败局基本可定。赵括并未认识到这块河谷乃是兵法上的“绝地”，轻率地引军突入，企图一举成功，然而这种主动出击反而造成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使赵军主力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为了彻底围困赵军，白起用两只奇兵，一支25000人的机动部队，穿过西部山间谷地，从赵军防线背后折东包抄，阻断其向营垒的后退之路，另一支5000人的精锐骑兵，由泫氏一带强渡丹河，与前一支奇兵会师，利用其快速机动性能及优于步兵的冲击能力，截断赵军营垒留守部队与邯郸方面的联系，同时将赵军分割为各自孤立的两个部分。

事实上，从赵括大军进入丹河谷地开始，赵国方面的失败就已是不可避免。赵军之后的突围行动理所当然遭到了秦军箭阵的强力射击，死伤惨重，只好坚守待援。秦军在长平包围40万赵军，如此大的战果的是秦昭王始料未及的，他当然知道此战的重大意义，面对前线秦军兵力不足的局面，秦昭王亲至河内，赐民爵一级，悉征十五岁以上壮丁于长平，用来堵截赵国的援兵和接济的粮食，倾全国之力与赵国作战。在长平的狭窄谷地上，赵军四十多万人密集地挤在一处，连日承受断粮的苦楚和飞蝗

般箭雨的攻击，对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

在秦军强大攻势下，赵国数次派出的援军都被击溃。到公元前260年9月，四十万赵军已连续断粮四十六天，包围圈内饿殍遍野，并出现士兵自相杀食的惨剧。面对危局，走投无路的赵括被迫率全军突围，结果失败，其本人也被秦军射杀。士气低落的赵军在丧失统帅后彻底崩溃，四十万赵军全部向秦军投降。白起认为秦攻占上党，上党军民不愿降秦而归附赵国，赵军士兵反复无常，不尽杀，恐其为乱，因此在事先未争得秦王许可的情况下下令将赵军俘虏全部屠杀，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士兵回邯郸报信，借此来宣扬国威，造成列国的恐慌。

“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而食，分四队轮番向秦反攻，仍不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带兵搏战，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四十多万人被俘。白起坑杀四十万人，仅仅释放了二百四十个年幼战俘归赵。长平之战，赵国先后损失四十五万兵，从此一蹶不振。”^[7]

综上所述，赵国的这次军事灾难，主要是由战略失误所造成的。事实上，在两军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单一战略层次的失误并不容易造成全线的溃败，所谓的灭顶之灾，往往是由于几个层次上战略的失衡。比如在战争初期，赵军采取纵深防御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任由战争拖延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由于国力不济，赵国很难拿出一个可行的策略来化解这个矛盾，与邻国外交的失败更使得赵国处于了尴尬境地。新任将领赵括企图用大规模的攻势来解决这个迁延未决的问题，其中必然含有冒险及孤注一掷的成分。同时，赵军失败的事实也揭示出战时决策和战术的重要性，《孙子兵法》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对战役的指挥者来说，如果不能因应时势做出合理的部署调整，一味贪功冒进，必将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参考文献：

- [1][汉]刘向. 战国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78.
- [2]林剑鸣. 秦史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7.
- [3]郭汝瑰. 中国军事史（第四卷兵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64.
- [4][5][汉]司马迁. 史记（传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2333，2334.
- [6]郭汝瑰. 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137.
- [7]河北省社科院地方史编写组.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3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下转第95页)

证研究将更为全面。另外, 该实证研究历时不长, 规模较小, 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参考文献:

- [1] Krashen, S.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M]. Oxford: Pergamon, 3:45-67, 1985.
- [2] Long, M. H. Linguistic and conversational adjustments to nonnative speaker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6:123-134, 1983.
- [3] Swain, M & S. Lapkin. Problems in output and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ey generate: A step toward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Applied Linguistics*. 16:371-391, 1995.
- [4] 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15:214-136, 1978
- [5] Frawley & Lantof. *Second Language Discourse: A Vygotskian Perspectiv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 [6] Mercer, N. Language for Teaching a Language[A]. Candlin, C. N. & N. Merce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Its Social Context: A Reader*[C]. Florence, KY, USA: Routledge, 2000.
- [7] 裴森. 从社会文化视角探析英语浸入式课堂师生互动行为[J]. *基础英语教育*, 2005(1):34.
- [8] 张东波. 新加坡华文课堂的教师提问与师生互动[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3):85-90.
- [9] 邹为诚, 赵飞. 论二语习得理论的建设[J]. *中国外语*, 2008(04):52-53.
- [10] 高瑛. 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9(4):76-81.

[责任编辑 王云江]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actional discourse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under sociocultural theory

BIAN Shao-hui, CUI Zheng

(Northeast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033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ociocultural theor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al discourse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home and abroad, aiming to combine the sociocultural teaching perspective with the strategies for classroom interactional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hrough applying the Adaption theory, Internalization theory,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the paper proves the promo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theory on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al discourse in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And the theoretical study is enhanced ultimately in the question-and-feedback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Key words: sociocultural theory; interactional discourse; Adaption theory; Internalization theory;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ctivity theory; question of the teacher

(上接第 73 页)

Strategic analysis of the battle of Changping

WU Hao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battle of Changping is a decisive strategic engagement between the two major military powers, Qin and Zhao. Later in the war, it turns out that Zhao makes some strategic mistakes which eventually lead to its total defeat. In fact, in the premise of the equivalent strength between the two powers, a single mistake is not likely to cause great losses. The so-called disaster is always caused by a series of disorders in strategic level.

Key words: battle of Changping; strategy; military disaster